

史
式

太平天国
詞語
匯釋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史式

太平天国詞語滙釋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成都

责任编辑：金汇海

刘运勇

整体设计：李明德

封面题字：刘云泉

太平天国词语汇释

史式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7.375 插页4 字数459千
1984年10月第一版 198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书号：11118·138 (精装)定价：4.30元

一
武
八
平
，
劉
雲
泉
題
字

罗 序

史式同志编撰的《太平天国词语汇释》是一部有关太平天国历史的专业术语词典，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者、大中学校历史教师、大专院校历史系学生必备的工具书。

工具书是求知的问题者。我儿时还没有词典这种书籍，长辈就教我查类书。到本世纪初，有各种词典出版就方便了。我的书桌旁边堆满了词典。它们都是我的老师，我一天离开它们不得。但是，我研究太平天国史，却还不曾有一部关于太平天国专用词语的词典，就都要去查考，那就花了我不少的时间。所以，今天史式同志编撰了这一部《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对我们来说，确是无量功德。

要了解太平天国词语不是一件易事，曾有一位研究过的人说是与甲骨文有同样的困难。这话虽然夸大了，但却说明的确不是一件易事。太平天国书籍和文书宣传的对象是广大劳动人民，用的主要是口语，而其撰述者几乎都是广西浔州、梧州一带的人。这首先就有方言问题。其次还有隐语、避讳字、新造字以至当时事物的称谓和用典故等等问题。浔、梧一带方言很复杂，有广州语系，有壮语，有客家语，有所谓“三官两壮语”（指汉语和壮语的混合语）。还有些本来是古代的用语，现在已成了浔、梧方言的。例如李秀成《谕李昭寿书》说：“本主将事事包荒。”

“包荒”本为《易经》用语，作包容解。浔、梧人是一听就懂的口语，而在古文词里，却是一个不易懂的词汇。所以清代学者王引之在他的名著《经义述闻》中列为专条训诂，用了二百三十一字才能把它解释得通。对浔、梧以外的读者来说，当然更不易懂。又《天情道理书》说：“界及荣光”。“界”音比，见于《书经》、《诗经》，作“赐”字“与”字解。等于现代语“给”字。我的家乡广西贵县说把东西给人，不是说“给你”，而是说

“界你”。《天情道理书》用的正是这个方言。说到本地口语的方言就更多了，如《王长次兄亲自亲耳共证福音书》记洪秀全说：“是上帝教朕桥水。”“桥水”即“计谋”，贵县方言。又如《李秀成自述》说：“过到金山，齐名定叠。”“定叠”是把要做的事情完全办妥的意思，是浔、梧一带的方言。这些都是不易懂的方言，非加释义不可。至于隐语“反草”之为变心，“红粉”之为火药，避讳字之以“花”代“华”，以“司”代“师”，新造字小王之为“坐”，天下一家、共有共享之为“奠”，当时称前膛洋铁炮之为“洋装”，称绿营安徽寿春镇军队之为“寿春兵”，用典故如“周朝斩将封神”出自《封神演义》，“乱星下降”出自《水浒传》，“四明山之会”出自《说唐》等等，也都非加释义不可。

历史是包涵万象的，专家学者不可能样样都懂。《李秀成自述》记永安突围有一句话说：“姑稣冲是清朝寿春兵在此把守。”当时说“寿春兵”，人们就知道是说清朝绿营安徽寿春镇的军队。可是，九十年后，绿营早已成为历史名词。简又文于四十年代初撰《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史》一书时，就把寿春误为满族人名，写作“守古稣冲者为满将寿春”（见商务印书馆一九四四年八月初版，第二六七页）。我对太平天国用词的探索，也不知道碰过多少次的壁。以注《李秀成自述》来说吧，经过四十九年，其中“四明山之会”一词，翻遍了太平天国文献，三番四复地去考查浙江省的方志，都查不出来。一直到去年要拿去发排了，偶然翻开《说唐》，才知道李秀成是用《说唐》“众王盟会四明山”的故事。《说唐》儿时是看过的，只记得瓦岗寨，哪还有四明山盟会的影子！我找到了出处，叹了一口气，不由地想起古人说过“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话。难道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吗？不过是自我解嘲罢了，实在是用尽了九牛二虎的力气。由此可知，古人注古籍为什么十分重视训诂的原故。而史式同志这部《太平天国词语汇释》洋洋大观，收词语至一千六百余条之多，其为重要更可知了。

我与史式同志曾有一面之缘。他于去年寄赠一部新出版的专著《汉语成语研究》给我。我读后，感到是一部朴实的有根底的著作。后来，他又寄一封长信来，叙述他治学的经过。史式同志，安徽人，当小学毕业，刚入初中的时候，即因抗日战争，家乡沦陷而失学。他父亲早故，离家乡后即独立谋生，先后在湖南公路局与湘桂铁路局当工人，曾在广西黄冕、鹿寨一带测量与修筑铁路。因业余常向报纸投稿，受到编辑赏识，介绍他投考练习记者，此后才得从事文化工作。一九四二年我到桂林，他曾和几位记者来访问我。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是最年轻的一位记者。一九四四年桂林大撤退，他到了重庆，先后做过许多不同的工作。但他不问处在什么环境，做什么工作，都始终没有放弃过钻研学问，以迄于今。他不畏艰辛，攀上了研究汉语成语的山头，现在又攀上了研究太平天国词语的高峰。我也是在崎岖的道路上困学过来的人，所以读了他的《汉语成语研究》和长信，产生共鸣。他来信要我给他的这部巨著《太平天国词语汇释》作序，我是不敢当的。史式同志只受过那么一点儿的学校教育，而艰苦力学，在学术上取得了不少成就，我是无限钦佩的。他的成就，也成为鼓舞我前进的力量，使我老当益壮，努力加鞭。我的这篇短文，只是表达我对他的敬意罢了。

一九八一年五月廿二日罗尔纲谨序于北京

自序

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革命，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这次革命产生在鸦片战争之后，革命英雄们同时承担起反封建与反帝的双重历史任务，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在十多年的英勇斗争中，太平天国已经动摇了清王朝反动统治的基础，从而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太平天国政权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留给后人的教训也十分深刻。太平天国史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课题之一，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但是在研究工作中，有一个小小的障碍一直未能扫除。这就是：在太平天国文书以及有关的史料中，常常出现一些难于索解而又为一般字词典所不收的特殊词语，也可以说是太平天国专用词语。

太平天国专用词语难于索解的问题，早就为人所注意。例如清朝统治者在他们所编纂的《贼情汇纂》一书中对此大加攻击说：“逆贼皆两粤剧盗党与，其窝屯啸聚，畏官司缉捕，不敢公然用枪炮火药，如洋装云云者，皆盗中之隐语也。逆贼沿其习，群下口熟，现已不能改易。如圣鼓圣角之类，因天主教书中有圣水圣油诸说，贼复矜张之于百事百物，动加一圣字。以刦盗之瘦词，杂邪书之诞语，实足乱人耳目。此独军器一端耳，其余窜易偏旁字画，改换名色，尤多不可诘究，宜乎军中俘得伪文书，读至终篇，反复详审，仍不知所作何语，及所制所需为何物也。”简又文在《太平军广西首义史》一书卷一中说：“太平军中隐语术语甚多，加以方言俗语与文言掺杂，由是多有词句不明，意义难于索解者。此所以梁姑庐先生尝有研究太平天国文献，有如研究殷代甲骨文之难之叹也。”总之，不论是对太平天国抱敌对态度的，还是抱同情态度的，全都承认太平天国的专用词语难懂。

太平天国为什么会使用许多专用词语？这是由于以下这些原因造成的。

一、太平天国是政教合一的政权，奉上帝教为国教，政治领袖同时也就是教主。因此，上自天王诏旨，诸王文告，下至一般文书，来往信件，几乎篇篇都有宗教用语。“天父主张天兄担当”成了一切公文中的套语。“天父看顾”，“大开天恩”成了人们的口头禅。连官爵名称也都充满了宗教色彩。例如杨秀清的全銜是“真天命太平天国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其中除了“左辅正军师”、“东王”之外，都是宗教性加銜。太平天国的宗教用语如果是真正的天主教或基督教用语，那也不难理解。问题在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自作聪明，创造了一些中西合璧的特殊宗教用语，这就使人无处可查。例如圣经中称人类的始祖为“亚当”或“亚坦”（Ādām）。但是太平天国文书中却作“坦盘”。“坦”来自“亚坦”，“盘”来自中国古代的传说中的人物“盘古氏”。

二、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大都说客家方言与粤方言，太平天国又提倡明白晓畅多用口语的文风，因此在文书中就出现了大量的方言俗语。例如《天父下凡诏书一》中“天父咁大权能，我等跪谢天恩。”中的“咁”，“尔知得他是乜妖头？”中的“乜”，都是粤方言词，在一般史料中是少见的。像《天父诗·三十七》：“狗子一条肠”这样含褒义的俗语，如果不加说明，是很容易被误解为贬义的。

三、太平天国起义之初，与天地会关系密切，因而一些会党隐语就被太平天国所接受而用之于正式的文书。例如天地会称发展与建立基层组织为“设馆”。这一说法即被太平天国所接受，后来太平天国的一切大小单位，包括行政单位、军事单位、生产单位均通称为“馆”或“馆子”。

四、太平天国对于国家的官制礼文，不愿沿袭封建王朝的旧制，多所创改。这样就出现了一批新造专名与“旧瓶装新酒”的特殊词语。《贼情汇集·卷三》中对此也大加攻击说：“贼僭窃

名号，多设伪职，以饵不驯之民。”又：“其官愈冗……有妄托古制沿其名而悖其义者，有剿取裨官诡诞而不可诘者。其气焰视前世张角、孙恩为尤炽。至广置女官，备军师、丞相、总制、监军之员，则不惟近日教匪所无，亦自昔白袷红巾之徒所未见。”中国古代的爵位有公、侯、伯、子、男五等。长期沿用，从未改动。太平天国则改为六爵。洪仁玕《钦定英杰归真》对此解释说：“今之义、安、福、燕、豫、侯六爵胜过古之公、侯、伯、子、男爵多倍矣。盖公、伯、子、男等字是家人儿子之称，以之名官，实属糊混不雅之至。”

除了以上四类专用词语之外，太平天国还拥有一批造字与改字。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避讳，其次才是为了简化。总之，各式各样的专用词语和一批造字改字交织在一起，就给阅读太平天国文书史料造成很大的困难。

因为误解太平天国专用词语的意义，以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例子，百余年来屡见不鲜。现在试举数例：

民国二十三年修《贵县志·卷十七》中说：“十一月，太平天国电通军主将翼王石达开回驻贵县。”这是不了解太平天国宗教性加銜所造成的误会。当时石达开的头衔是“圣神电”（即“电师”，系宗教性加銜）与“通军主将”（即“全军总司令”，系官职）。修志者把“圣神电”和“通军”合而为一，成为不伦不类的“电通军”，于是石达开就从太平天国的全军统帅下降为某一支队伍的指挥官了。

《太平礼制》明文规定，诸王兄弟皆称国宗。但有不少公私记载都把国宗误为人名。杨辅清是杨秀清族弟，军中称为杨国宗。余一鳌《见闻录》中却称之为“伪辅王杨国忠”。光绪十七年修《迁江县志·卷四》中说：“十一月，发逆伪王石国忠、伪宰制赖剥皮约十余万人，到迁江良塘、来宾、桥巩等处扎住，连营数十里。”文中所称的石国忠，实际上是国宗石镇吉。最可笑的，是伪书《太平天国战纪》作者罗惇齋。他把国宗韦志俊的事迹一分为二，分记在两人名下。史料上称韦志俊的事迹他就记在

韦志俊名下，史料上称韦国宗的事迹他就记在韦国宗名下。因而就出现了某一时期韦志俊与韦国宗并肩作战的笑话。

鼎鼎大名的忠王李秀成，居然有人说他不姓李而姓荣，岂非怪事！试看顾深《虎穴生还记》：“长毛之最大者，南京之天王；出京之最大者为忠王。天王姓洪，忠王姓荣。”这个误会是如何产生的？且看《天朝爵职称谓》中李秀成的全銜：“殿前吏部又副天僚开朝真忠军师御林兵马亲提调奉旨令专征剿忠义宿卫军顶天扶朝纲忠王荣千岁。”原来太平天国后期对于诸王的称谓都在千岁之前加一个美好的字眼，如干王洪仁玕称福千岁，英王陈玉成称禄千岁，侍王李世贤称雄千岁，辅王杨辅清称威千岁等等。如果不明这个制度，就会使得诸王全都改姓，这也不能算是小误会。由此看来，记载者对于太平天国官制礼文如果不很熟悉，即使对于亲身经历耳闻目见之事作出忠实记录，有时也难免会误解误记。

一篇史料，我们如果对于其中个别词语的意义理解错误，就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全文产生误解，对于史实产生误解，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对于太平天国专用词语的诠释工作值得注意。

以往的有关太平天国历史的公私记载中，也都或多或少地作了一些词语诠释工作。例如：

成书于1855年即太平天国乙荣五年的《贼情汇集》，是清方搜集太平天国情报的专书，其中诠释词语三百余条。包括：

卷三“伪官制”诠释官制、科举用语一百余条。

卷六“伪称呼”诠释各种称谓七十余条。

卷七“伪文告”诠释各种公文用语三十余条。

卷八“伪文字”诠释讳字、改字、隐语共九十四条。

1856年即有刻本出现的知非子撰《金陵杂记》一书，对于太平天国的制度及各类职官的职司记载甚详，书中诠释词语一百余条。

1856年成书的张汝南撰《金陵省难纪略》一书，详记太平天

国建都天京后的史事。对于太平军的许多活动，作者曾经耳闻目睹，故所诠释的词语较多。计官名、称谓用语一百余条，器用、生活用语一百余条，总共二百余条。

其余如佚名《粤逆纪略》，余一鳌《见闻录》，两书均不足万字，但各诠释了词语数十条。可见太平天国专用词语的诠释工作由来已久。虽然如此，以往的词语诠释却很难令人满意。缺点在于：数量太少，质量不高。太平天国专用词语需加诠释的足有一千余条，但是以往各种史料中所诠释的词语，互相增补，总数不过三四百条。其原因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在当时当地，不少词语的含义已为人们所熟知，似无诠释之必要。等到时移世易，事过境迁，我们对于这些词语的含义已难理解，很自然地就觉得已加诠释的词语太少，应该有所增补了。至于质量不高，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当时的作者大都不是专业的语言文字工作者，常因缺少探求词义的方法与必要的知识而误解词义；二是当时的作者大都随手记录，对于问题未加深究，每每瞎子摸象，以偏概全。

例如《贼情汇纂》的编者缺少起码的方言知识，因而在诠释方言词时闹了笑话。《贼情汇纂·卷八》中说：“𠵹”、“𠵹”都是太平天国“妄造之字”。实际上，“𠵹”是粤方言字，“𠵹”是粤方言、吴方言共用之字，都已使用多年，绝非太平天国所生造。按招子庸所撰《粤讴》四卷中用了不少“𠵹”字。招子庸卒于1846年，其时太平天国尚未建立，这是“𠵹”字绝非太平天国所造的铁证。“𠵹”的读音为gom，义为“这样，如此”。《贼情汇纂》释为“壮大”，是错误的。又如《金陵省难纪略》的作者对粤方言词“乃埋”望文生义，竟对“乃埋世人水深长”一语作如下的解释：“言閩罗妖以饥荒致世人皆病，利其死而埋之地下，东王以圣神风解之，犹禾之能救饥，是能乃所埋之人，功德如水之深长也。”纯属穿凿附会。“乃埋”一词，实际上只是“提携、诱导与帮助之意”。再如潘钟瑞《苏台麋鹿记》中说：“伪示皆用黄纸，酷似僧道坛场之榜。严威者曰海谕，寻常者曰谆谕，和平者曰瑞谕，或曰钧谕。”按太平天国文书制度，各级官员所出文

告均有一定的名称，不可乱用。如“海谕”是前期燕、豫两王与提督军务的国宗所出文告的名称。潘钟瑞所说的什么“严威者”、“寻常者”、“和平者”都出于他的杜撰，是从“海”、“谕”、“瑞”等字望文生义而来。这种自作聪明所谓诠释，只是徒乱人意而已。

瞎子摸象，以偏概全的情况也很不少。例如倪在田《扬州御寇录》中说：“外小，贼谰语，犹言细作耳。”按太平天国称已参加革命者为众小，尚未参加革命者为外小。所谓“外小”，近于现在所说的“老乡”或“群众”。但在倪在田的笔下，群众都成了细作、探子，岂非庸人自扰！这大概是当时确实发生了一件“外小”充当细作的事。倪在田因此产生误解，就写下了一条以偏概全的所谓诠释。又如沧浪钓徒《劫余灰录》中说：“贼名炮子曰圆马。”按太平天国称子弹为“铅码”。因子弹头为铅制，形圆有如砧码，故名。“铅码”并非专指“炮子”，而是泛指一切枪炮子弹。作者认为专指“炮子”，已是以偏概全；而又把“铅码”误记为“圆马”，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误会。铅本应读qiān，但在南方某些方言中却读为yuán，所以作者就把“铅码”误记为“圆马”。而“圆马”在太平天国专用词语中指的是紧急公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陈庆甲《金陵纪事诗》：“剩瓦颓垣驿路斜，文书一骑来去踪；封头紧急加圆马，忙煞当差疏附衙。”原来，太平天国管理军邮的单位为疏附衙。凡是紧急公文，一律加盖圆马印记（印为圆形，中刻云马图象，故称圆马）。递送人员必须昼夜兼程赶递，如有延误，军法从事。“铅码”误为“圆马”，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自1855年《贼情汇纂》成书之日起，至1949年全国解放为止，在这九十五年中间，各种史料及诸家著述中曾经诠释的太平天国专用词语一共不过五百余条。其中《贼情汇纂》已有三百余条，此后陆续补充的，不过二百余条而已。自全国解放至今的三十余年，由于党和国家很重视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所以词语诠释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笔者对于已出版的一百多部有关太平天

国史的著作与已发表的约三千篇有关太平天国史的论文中词语诠释部分加以综合排比，发现已加诠释的词语总数上升到八百余条。也就是说，这三十余年增补的条数远远超过以往九十五年间增补的条数。成绩是很大的。只可惜现在的词语诠释工作也有两个缺点，一曰过于分散，二曰口径不一。

由于太平天国专用词语的诠释尚无专书，一切诠释资料均散见于各种书刊的注释之中，查找起来非常困难。由于资料过于分散，释文口径难以一致，常常各说各的，分歧甚大，使人无所适从。例如广西师范学院历史系编写的《金田起义》一书对“长毛”一词的注释是：“因为太平军留头发，不遵清王朝剃发结辮的规定，所以被反动派咒骂为发匪。人民群众中有称呼太平军为长毛、长毛军或长头发的。”而新版《辞海》的释文却是：“太平军恢复汉族蓄发不剃的习俗以对抗清政府剃发留辮的律令，当时被称为长毛，是清代统治者污辱太平军的称呼。”前者认为“长毛”是人民群众对太平军的称呼，并无侮辱之意；后者认为“长毛”是清代统治者污辱太平军的称呼。两种说法完全对立，读者在一时之间很难判断谁是谁非。

看来，为了综合诠释太平天国专用词语，似有编撰一部专书的必要。这一工作，自非笔者的学力所能胜任。不过近年来在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前辈与友好的鼓励之下，为了抛砖引玉，愿意冒昧一试。笔者童年居于曾经是太平天国首都的历史名城南京。当时上距太平天国的覆亡不过六十余年，有些亲身经历太平天国革命的父老都还在世。从他们的口中，笔者听到不少口碑，因而对于钻研太平天国的历史产生极其浓厚的兴趣。抗日战争时期，笔者在广西各地将近五年，有机会到太平天国首义地区凭吊古迹，缀拾遗闻。四十年来，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虽然没有什么成绩，但对专用词语的诠释，却因随时留心，注意收集，倒也集腋成裘，积累成编。自己曾吟小诗一首，以记此事：

前前后后四十年，点点滴滴汇成编。

轰轰烈烈天下事，沸沸扬扬纸上言。

此书虽名《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实际上不过是通过整理的读书笔记而已，资料既未必齐全，意见也未必正确。为惧岁月如流，老之已至，率尔付梓，公诸同好。抛砖之作，自难精到，一得之愚，聊供参考。如蒙赐教，至感永宝！

史 式

1980年夏记于重庆北碚

此书初稿完成后，蒙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老前辈罗尔纲先生惠赐序言，并对某些词条有所指正。书中的一些问题，又先后得到西南师范学院杜钢百老师、黄天朋同志、四川社会科学院李有明同志、华南师范大学李育中同志、广西师范学院钟文典同志、杭州师范学院邹身城同志、南京高级陆军学校舒翼同志、广州师范学院陈华新同志的指教；全书查对资料，编制索引的工作始终由赵培玉同志担任。笔者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史 式

1981年夏补记于重庆沙坪坝

凡 例

词目方面：

- 一、本书共收太平天国文书中之专用词语以及近代史史料中与太平天国史事密切相关之词语，凡一千六百六十四条。
- 二、本书所收词目，与一般工具书不避重复，因为重复部分比重甚小。例如《辞海》所收有关太平天国史事词语约一百七十条，除去人名，仅有六十九条。凡重复之词目，本书释文较为详尽。
- 三、本书所收词目范围如下：
 - 太平天国文书中之宗教用语。
 - 太平天国文书中之方言词语。
 - 太平天国文书中之口头俗语。
 - 太平天国文书中之会党隐语。
 - 太平天国文书中之新造专名。
 - 太平天国文书中出现新义之旧词。
 - 太平天国文书中之造字。
 - 太平天国文书中之改字。
 - 近代史史料中与太平天国史事密切相关而又不易索解之词语。
- 四、对于宗教用语，凡太平天国沿用原有的基督教用语，如“安息日”、“十字架”之类，一律不收。仅收太平天国参考基督教教义而新造的宗教用语，如“天父下凡”、“小天堂”之类；以及原为基督教用语，但在太平天国文书中含义有所改变的词语。例如“礼拜”一词，按基督教徒的解释是：一般于星期日在礼拜堂举行的宗教活动，有祈祷、唱诗、读经、讲道等项目，通常由牧师主持。但是太平天国的“礼拜”即

“敬天父”，另有特定的仪式，通常由单位的主管人员主持。

这就需要加以解释。

- 五、太平天国文书中的方言词语，主要来自客家方言与粤方言，因为起草文书的太平天国领导人大都说这两种方言。也有一些广西各地的方言词语，但均属于广西讲“白话”即讲粤方言的地区，因为金田起义时的基本群众，都是这一地区的人。这些词语，自非太平天国所专有，但是过去很少在正式文书上出现。为免读者查找之劳，本书酌量收入。例如“老公”（即丈夫）、“崽”（即小孩）、“不好”（即“不可”、“不能”之意）、“定叠”（即“妥当”、“完善”之意）。
- 六、太平天国文书中的口头俗语，大都来自客家方言与粤方言，例如“认得破”、“狗子一条肠”之类。为免读者查找之劳，本书酌量收入。
- 七、太平天国文书中的会党隐语，主要来自天地会（又名三点会、三合会）。凡是天地会的隐语而被太平天国长期沿用的，如“红粉”（即火药）、“云中雪”（即刀）之类，本书一律收入。有些天地会的用语，虽未成为太平天国的用语，但与太平天国史事关系密切，例如“天德”、“转红”之类，本书也酌量收入。
- 八、太平天国文书中的新造专名，例如“参护”（诸王的警卫人员）、“贞人”（尊称高级官员之妻）等，本书全收。但太平天国杂职官，其所司职务能从官名上看出的，如“典圣库”、“典天厨”等，一律不收，以省篇幅。只收从官名上不易看出职司的，如“理能人”（管理伤病员治疗工作的官员）、“拯危急”（做急救工作的卫生人员）等等。
- 九、太平天国文书中出现新义的旧词，为数不少。虽是旧瓶，已装新酒，稍不留心，就会误解。例如“皇帝”、“大哥”两词均常用，其词义亦为大家所熟知，但在太平天国文书中，是神而不是人。“疏附”一词，本为古代官名，为能使臣下亲附国君之臣。但是太平天国的疏附，却是管理军邮工作的。

官员。这一类已有新义的旧词，本书全收。

十、太平天国文书中之造字与改字，不论是以避讳为目的，或以简化为目的，本书全收。但是已知为错别字的不收。有些为了简化字形而改用之字，例如“副”改为“付”，“裁”改为“才”，当是民间久已使用，只是到了太平天国才把它用于正式文书而已。这一类字，原则上只收见于太平天国文书的。

十一、太平天国革命期间，其他各地所建立的农民起义政权，如上海小刀会队伍所建立的“大明太平天国”，湖南天地会队伍所建立的“升平天国”，广东天地会队伍所建立的“大成国”等，或与太平天国建立联系，或打太平天国旗号。这些政权的用语，本书酌量收入。他们所改的地名，如大成国改广西省潯州府为秀京，本书也酌量收入，以供参考。

十二、同一历史事件，有太平天国自称，又有他称者，原则上只收太平天国自称，不收他称。例如太平天国的北伐战争，太平天国自称为“扫北”，清朝统治者称为“北犯”、“北窜”，我们称为北伐战争或北伐之战。本书只收“扫北”。

十三、后人记述太平天国史事常用之词语，如“上帝教”、“太平军”等等，实际上都是他称而非自称。太平天国从不自称“上帝教”，只称“天教”、“真道”；从不自称“太平军”，只称“天兵”、“圣兵”。这类词语，容易被人误会为太平天国的自称，故本书酌收，并探讨其产生的原因。

十四、不收人名，因为人名不存在诠释问题。但对一切加銜与尊称全收。例如“圣神风”、“五千岁”等等均有释义的必要。

十五、有些词目，因误听误记而产生异名，本书酌收。例如“拜上”一词，在许多公私记载中均误记为“拜相”或“拜降”。

“拜天父”一语，在许多公私记载中均误记为“拜天福”。

此类词目，在释义时均注明是讹称。

释文方面：